

The Resistance

剩余人 反抗

Gemma Malley
[英] 嘉玛·梅莉 著



天堂里虚幻的唯美，
不过是地狱的化身，
反抗，是堕落天使对灵魂的救赎……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剩余人Ⅱ 反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剩余人Ⅱ, 反抗/(英) 梅莉著; 岳玉庆等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36-7196-6

I. ①剩… II. ①梅… ②岳…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833 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0-131 号

Copyright©2008

Copyright licensed by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书 名 剩余人Ⅱ·反抗

著 者 [英]嘉玛·梅莉

译 者 岳玉庆 徐静茹 宋波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责任编辑 周莉 E-mail: zhouliewentao@126.com

封面设计 智于设计

版式设计 智于设计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787mm×1092mm)

印 张 8.5

字 数 175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196-6

定 价 24.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34

上架建议:小说·青春文学





天堂里虚幻的
唯美不过是地狱的化身，
反抗，是堕落天使对灵魂的救赎……





Contents

目录

1 秘密会晤·····	001
2 伏击·····	018
3 潜伏·····	028
4 魔鬼·····	038
5 屈辱·····	044
6 “永生”的秘密·····	056
7 攻心·····	065
8 友善的陌生人·····	076
9 动摇·····	091
10 《永生宣言》·····	096
11 神秘行动·····	102
12 幻灭·····	109
13 决裂·····	114
14 求助·····	126
15 说客·····	131
16 拒绝·····	139
17 痛楚的妥协·····	142
18 出卖·····	152
19 险入虎口·····	155
20 停电事故·····	161
21 闯入禁区·····	168
22 囚徒·····	175
23 秘密·····	180
24 手术·····	183
25 “宝贵资产”·····	191
26 原形毕露·····	198
27 堕落天使·····	205
28 尽释前嫌·····	214
29 弃暗投明·····	218
30 曙光·····	223
31 灵魂的救赎·····	230
32 不动声色·····	237
33 尘埃落定·····	243
34 破晓·····	256



1 秘密会晤



头顶上的光线暗淡而冷酷，像狱警的探照灯一样照进那个小房间，仔细搜寻着每一粒尘埃，廉价地毯上的每一丝痕迹，窗台上涂抹的每一个指纹。皮特猜想，这个房间过去也许有过多种用途，此前在这儿待过的人的气息是那么清晰可辨。

“跟我说说皮特怎么样了。说说他最近在想些什么。”

皮特盯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的眼睛，坐回椅子上，转动着手指上的金指环。这个指环是他婴儿时被人发现后戴在身上的唯一一件东西。

椅子上加了垫子，显然是为了让他坐着舒服一些，可是却不起作用。他很少会觉得舒适。安娜说，这是因为他喜欢把事情弄得让自己感觉棘手一些，而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骨子里就没法感到太舒服。安逸让人懒惰。人都乐得安逸。

皮特也像自己的顾问一样使用第三人称，傻笑着说：“他一直在想，自己的生活糟糕透了。生活单调无聊，对他没多少意义。”

他的同化顾问皱了皱眉头。皮特觉得肾上腺素迅速弥漫了全身。她相信了，露出担心的神情。这种情绪的流露并不常见——过去几个月，无论他如何努力，她的脸除了被动地表示出一点兴趣之

外,几乎毫无表情。他端详着她的脸。她的皮肤乍看是浅棕色,不过在头顶上刺目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她的脸实际上涂着一层古铜粉,橙褐色的小颗粒贴在她眼睛和嘴巴周围隆起的地方。她身着绿色的外套、同样颜色的裙子。她的脖子低垂着,这样皮特的眼光就被吸引到她的头发上,不过没怎么奏效。棕色的头发中间夹杂着几缕金发。至少,头发看起来是棕色和金色相间,但是实际上是白色,只是定期仔细染色罢了。任何衰老的痕迹都要彻底消除,皮特想,这真是可怜。对于吃“永生”药的人而言,外表就是一切,外表下隐藏着什么无关紧要。

“没有多少意义吗?皮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皮特转了转眼睛,假装厌倦了。“我是说,以前我知道自己有目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做。可是现在……”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了,话飘在半空中。“现在呢?”他的顾问提醒他。“现在我在一个小实验室里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住在我厌恶的房子里,挣的钱还不够交取暖费,更不用提给安娜买书,给本买食物了。我把安娜从格兰奇之家解救出来,让她自由,享受生活,可是现在……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我本来打算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取得点成就。可是一切……一切都好像是徒然。”顾问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你觉得自己让安娜失望了?”她问。皮特叹了口气。这次对话是事先设计好的,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也永远不会是真的,可是说到自己会让安娜失望,他觉得那还是难以想象。

“也许吧。”说着,他耸了耸肩。

“我肯定她是不会那么想的。安娜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孩。她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皮特。”

皮特扬了扬眉毛。安娜曾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去拜访她的同化顾问，她早就退出这个计划了。她非常善于获得权威人士的信任，因此很快就让顾问相信自己不会构成威胁，而是会成为一名勤勉的好市民。正是这一点让皮特既佩服又气愤——她唯独擅长这一招，是因为要在格兰奇之家生存下来，她必须如此。另一方面，皮特一直无法忍受古怪刻薄的评论和不合时宜的玩笑。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仍然要每周来一次，让顾问相信自己能够“适应”社会。

皮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换了一副表情。这副表情会告诉她，皮特觉得迷惑，觉得软弱，当局已经成功地摧毁了他的精神。

“我只是想资助她。”说完，他看到顾问脸上闪过表示理解的表情，他强迫自己忍住笑。

“你是在担心钱吗？”

“钱，无聊……”他在椅子上往前坐了坐，用手托起下巴。

“然后呢？”此刻，她回头看着他。“皮特，你知道我们的讨论是完全保密的。在这个房间说的话绝不会外传，我可以向你保证。”

皮特看了她几秒钟。她居然能够如此慷慨激昂地公然说谎，他真是颇为佩服。或许，他低估了她。“我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我外公的提议了。”他低声温和地说道。

她脸上惊讶的表情一闪而过，但皮特恰好看眼里。

“我明白了。”她停顿一会儿，“我记得你说绝不会和他有任何瓜葛吧？你说任何参与生产‘永生’药的人都不会和你沾亲带故？”

她轻轻眨了眨眼睛。她在耍弄他呢。公平极了——皮特曾经这样说过。说过很多次了。他也是这么想的。

“我知道。”他垂下目光，左手在右手上移动着，手指寻找着雕刻在指环上的花儿，他相信是这朵花儿把自己带到安娜身边的，并且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他一定不能让眼前这个女人感觉他仿佛是在轻松做决定一样，必须要让她觉得他内心很矛盾。

“我只是在考虑。只是……”皮特慢慢抬起眼去接触她的目光，眼睛并没有转到一边，“我只是想多要一些。必须更多一些，你知道吗？我是说，安娜，她要读书，要写字，要照顾本。而我呢，却一无所有。也许我为外公工作……也许我能赚一些钱，也许……”

“也许你就能找到些意义？”

“是啊。”

皮特站起身，朝窗户走去。窗户上挂着老式的灰色百叶窗，这让他想起了格兰奇之家。他把帘子推到一边，看着下面同样灰色的街道。他看不见品森特制药公司，但是他知道在远处的某个地方，它的轮廓一定高耸于天际。“不管怎样，”他头也没回地说，“我想他亏欠我的。”

“他亏欠你？！”

皮特点了点头，坐回到椅子上。“他在制造‘永生’药，对吧？”他稍微眯了眯眼睛，“唉，是‘永生’药让我成了剩余人。就因为这些药，我大半生都被别人藏着掖着，送到这、转到那。因此，是外公让我毫无童年可言。他欠我的。”

“你似乎还是很生气啊，皮特。”顾问的声音柔和，控制有度。她在尽力安抚他，结果却适得其反。皮特想知道她下班回到家里是否也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想知道她生气或者沮丧的时候听起来是什么样。

“我刚才生气了。”他说道，声音稍稍有些哽咽——过后他会给安娜讲讲这个聪明的小把戏。“真的生气。可是现在……现在我不生气了。现在……”

“现在你想知道该如何度过余下的日子吧？”

皮特耸了耸肩。“我想是吧。”他说，“我似乎没有其他选择。我去找工作，人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怪物——我大概比他们大多数人要年轻 100 岁。在品森特制药公司，我可以挣很多钱。外公说过，大门永远为我敞开。因此，我想看到时他说话是否算数。”

“我肯定他说话算数。”他的顾问看起来像是松了口气，好像以为已经“攻破”皮特了。见面之前皮特听到她在打电话，而她却不知道他正站在门外。她跟某个人说要“攻破”他，要采取各种手段。他很高兴——自己这么难以攻破，这么不好对付，他把这视为荣誉的象征。“我想这实际上是个好主意。”她一边说，一边在记着什么。“那么，你打算如何告诉他呢？”

皮特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一翘，不过，他马上停止了微笑。“我已经告诉他了，”他轻轻地说，“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昨天，他留了个话，说我周一开始上班。”

顾问吃惊地抬起头看着他，然后冷漠地对他笑着。“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说，“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吧。”



半个小时后，皮特离开位于齐普赛街的官方大楼，左转朝霍尔

本走去。街道上空空如也——皮特觉得这非常有利。在井然有序的步行街，只有少量购物者和一两个遛狗或者疾走锻炼的人。皮特一直低着头，双手牢牢地插在口袋里，成为剩余人后他就是这样一种反应，整天东躲西藏，从来不知道谁会把捕手们叫来，从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在他经过时，周围的几个人都眯起眼睛，满腹疑惑地盯着他，脸上流露出嫉妒和猜疑。

他一边走，一边看建筑物墙壁上那些常见的海报，它们贴满了布告栏，宣传神奇的面霜，推广运动班和教育课程，提醒人们要节约能源。另一些海报警告超负荷的人口，敦促人们警惕“非法移民、剩余人以及其他消耗我们宝贵资源的人”，就好像那些合法人不是最大的能源消耗者一样。

他过去一直反对那样的海报，常常鲁莽地与那些愿意听他说、愿意与他辩论的人争论，可是现在，他学会了闭紧嘴巴。不是因为他不想争斗了，而是因为皮普曾经建议，为了争论而争论不会取得什么效果，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只能是弊大于利——这一点皮特也明白几分，不过，就这么听之任之，也不再与人争辩，仍然让他十分沮丧。

他还是经常告诉自己，那些跟他争辩的人最终会明白的。当地下组织获胜的时候，他们全都会明白。想到这里，皮特高兴地跳上了开往牛津大街的有轨电车。电车到达托特纳姆的法院路，他便溜了下来，迅速朝剑桥竞技场走去，右拐进了老康普顿大街。从那里继续向西走到索霍区的腹地，一些昏暗的小商店在偷偷地出售一些违禁物品——婴儿衣服、违禁药品、禁止出售的食品、黑市能源限用券。

他看了看手表，自己早来了 10 分钟，不过总比迟到要好。他谨慎地四下望了望，然后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商店，从忙着改装的工人身边走过，下了楼梯，从后门出去。接着，他沿着一条狭窄、肮脏的小路走到一扇破旧的木门前，轻轻地敲了四下。

片刻过后，他感觉到门后有动静，接着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留着胡子、头发蓬乱的男子露面了。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怀疑地上下打量着皮特。

“都到这个时候了，天还是够冷的，对吧？”他粗声说。

“我觉得运动会让我暖和起来的。”皮特回答。男子犹豫了一会儿，把门拉开，催他快点进去。像往常一样，参与某种秘密的重大事情所带来的战栗，就像电流一样迅速传遍皮特全身。他不认识门口的那个男子，几乎每次来，门口的警卫都会换人。实际上，在拜访地下组织总部时，他总会觉得对其他成员以及该组织的运作知之甚少。别人下达命令，他就奉命行事。他问问题，别人就会讪笑、推脱或者茫然地盯着他。皮普告诉他，那是为了保护他，为了保护每一个人。

“我来找皮普。”皮特说着，挺直了腰板，似乎是要强迫自己适应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每隔 6 个月左右，地下组织的总部都要搬迁，不留任何蛛丝马迹。皮特曾经来过这栋建筑两次，每一次给他的感觉都不相同，似乎墙壁和门都被移动过。不变的是那股味道。地下组织选择的地方总是肮脏杂乱，近乎遗弃，还要易于搬迁。

人口的左边，一行台阶向下延伸。一个女人正捂着自已的左胳膊，沿台阶向上爬。当她从皮特身旁经过准备进门的时候，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闪而过。皮特不认识这个女

人,可是他知道她为何来此,知道她的左胳膊上方一定是鲜血淋淋,疼痛无比,因为她的植入避孕剂已经让地下组织的医生给拽了出来;他知道她正准备开始人类最危险的活动之一——孕育新生命。

那个女人溜了出去,皮特看了看门口的警卫。警卫什么话也没说,而是顺着身后的走廊打着手势。走廊尽头是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房间。

皮普正在等他。他坐在一张矮桌子旁边,高大健壮的身躯向前弓着,很不自在地探在桌子上方,仿佛在沉思一样。在皮特看来,地下组织的创始人皮普是他所知道的最像父亲的一个人——甚至比安娜的父亲对他还亲切。从一开始,皮普就一直指导他,帮助他。后来,皮特发现自己不是唯一的。皮普引导、指挥着地下组织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甘愿臣服于他那双有魔力的眼睛以及无法言传的力量。皮普不是地下组织的正式领袖,地下组织不需要这样的领袖,因为皮普拒绝让当局那种令人厌恶的组织体系和等级渗透到他的“团体”中来。然而,他却是真正的领导者,每个人都对他言听计从,必须在咨询过他之后才能作任何决定。安娜的父亲柯维先生曾经告诉皮特,皮普多年之前就独自开始跟“永生”药进行斗争了——他写传单,帮助剩余人的父母,逐渐聚拢支持者,直到地下组织的运动席卷全国。现在,地下组织在国外也形成了一个与之类似的巨大网络,势力非常大,迫使当局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与之对抗。这一切,都是因为皮普。

可是皮普对此永远闭口不谈。他看上去也不大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他似乎不怎么注意自己的外表:发型经常改变,这样可以跟大家混在一起,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避免被捕,不过大多数时间

他的头发都是乱蓬蓬的。他总是坚持在破烂不堪的地方碰头——就像这个地方一样：简单的墙壁上尽是脱落的油漆，窗户抹得油腻腻的，可以避免有人窥视，只有一盏灯泡用尽全力发出足够的光芒，还有一张他每次靠上去都会摇晃的桌子。

当局高价悬赏皮普的人头，在每一个街角、每一次新闻公报都公布他的画像。可是，他们仍然抓不到他。人们说他太聪明了，保护得太好了，可是皮特却认为不止如此。这就是皮普做事的方式。你会有一种想要帮助他的欲望。你想让他喜欢你，尊重你。一句话：他能让你竭尽全力去做任何事来取悦他。正是因为这一点，地下组织从来没有发生过内讧，而且力量越来越壮大。传言说，有一个捕手曾经在一间废弃的货仓里发现了皮普，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捕手非但没有抓他去领赏，而是发誓效忠于地下组织，他现在已经成了最有价值的战士之一。对此，皮特丝毫不觉得意外。

“很高兴见到你，皮特。”皮普温和地说，但并没有抬头。

皮特笑了笑，立即放松下来。“是啊，见到你也很高兴。”

皮普示意他坐下，喝口水，然后严肃地看着他。“局势更加严峻了。”他低声说道，“最近，我们袭击了几批运输途中的‘永生’药，当局提高了监视力度。我们今后一定要小心行事了。”

“我一直都很小心。”皮特的话中隐含着自我辩护的意味。

“我知道你很小心。我是说我们大家。整个行动。到处都是密探。”他只抬头看了一瞬间，可是皮特像往常一样，被他那双眼睛打动了。皮普的眼睛像深蓝色的漩涡一样，能把你吸进去，激发你的信任，让你愿意做任何事来使它们放射出自豪的光芒。

“你可以相信我。”皮特静静地说。

“你还是打算周一开始吗？”

“是。”皮特为了强调，点了点头。

“那你的顾问呢？”顾问从一开始就让皮普担心。皮普认为她是当局的密探，是来监视皮特的，想从他那里套消息。他担心皮特在她面前说的每句话。迄今为止，一直都是如此。可是从现在起，她将成为一种工具，一件通讯设备。

“我告诉她，我感到厌倦、沮丧，我需要更多钱。”皮特的语气很自豪。

“她没怀疑什么？”

皮特咧嘴一笑。“当然没有。不管怎样，我确实感到厌倦、沮丧。”他朝皮普扬了扬眉毛。皮普并没有笑，而是谨慎地注视着皮特。

“皮特，你确定要这么做？真的确定吗？”

皮特转动着眼珠：“是，我确定。”

“可是你说觉得沮丧啊？”

皮特叹了口气。很久以前，他就知道皮普能够分析和领会每一个字眼和每一个姿势，他能凭直觉判断出每一种情绪。皮特知道，皮普就是靠这一点来指挥众人，不过有时还是十分令人讨厌。“我觉得沮丧，一是因为当局把我们赶到了郊区一个简陋的小屋里；二是因为他们监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没有拿到旅行许可证，所以仍然没能带安娜去乡下；三是因为到处都是老年人，他们盯着我们俩，好像我们不属于这里一样。就这么回事。我不会让这些妨碍我的。我发誓。”

皮普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皮特，然后站起来，冷静地转到他的椅

子后面,说:“你绝不能让情绪占了上风。有很多东西让人愤怒,可是愤怒并不能改变事态。”

“我知道。行动才能改变事态。”

“行动,但是还需要意志力,皮特。”

皮特认真地点了点头:“我知道,我很坚强,皮普。没错,我已经证明过了,不是吗?”

“你当然证明过。”皮普的声音突然温和了一些,“皮特,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一千次。可是这次你要单枪匹马,同品森特制药公司的全体人员对抗,我需要知道你确实已经准备好了。你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皮特。这是一场战斗。一场自然与科学、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战斗。人们经不住‘永生’药的诱惑,你外公会竭尽全力试着把你争取过去的。你必须睁大眼睛去战斗。”

“我的眼睛已经睁大了。”皮特的眼睛熠熠闪光,“我讨厌理查德·品森特,讨厌他所代表的一切。‘永生’药要为我生活中——安娜的生活中——所有糟糕的事情负责。我和你一样强烈渴望摧毁它。”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皮普重新坐下,目光柔和起来,“安娜怎么样了?她能接受你要做的事情?”

提到安娜,皮特顿时感觉周身温暖起来。“她很好。她和我一样渴望同‘永生’药战斗。你清楚这一点。”

“我当然清楚。”皮普微笑着说,“那好吧,周一早晨你就按照你外公的要求去报到吧。”

“照理查德·品森特要求我的那样。”皮特低声打断他的话。

“是,照理查德·品森特要求你的那样。”皮普纠正自己。

“然后我做什么？”皮特兴奋地问，“我把它给炸了？要捣毁机器吗？”

皮普扬了扬眉毛，眼睛发亮。“你要低调，一切都要留心。要留心去观察，皮特。”

“就这么简单？”皮特脸色略沉。

“这已经够多了。”皮普说着，向前探了探身子，“皮特，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人——在当局的每一个部门，‘永生’药的分销公司，还有监狱。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安插在品森特制药公司的核心。没有人能弄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你的眼睛和耳朵将会是你的工具，皮特。通过你，我们就能接触到上帝本人。”

“上帝并不存在，”皮特低声说，“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是，上帝并不存在。”皮普同意他的说法，“可是你外公却在用尽一切手段成为全世界最可怕的神，一个攫取权力、贪婪成性的神，一个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必须阻止的神。”

“那我就观察、学习吧。”皮特说，“好。但是，我观察什么呢？能说具体一点儿吗？你需要那些药的配方吗？”

“那样我们就能制造更多‘永生’药吗？”皮普笑了。皮特觉得一阵脸红。皮普的脸更严肃了。“抱歉，皮特。我不该笑。这个问题问得好。不过，不需要，我们想要的不是配方。我们想要……”他的声音渐渐变弱，仿佛不想把话说完一样。

“想要什么？”皮特问道。

“从品森特制药公司出来的一些新药的源头，”皮普若有所思地说，“对此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只能猜测，可是……”

“可是什么？”